

赵扬 等编

著名社会科学家治学谈

睿语珍言

嚴濟慈 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大师与悟性

范敬宜

出版社送来《睿语珍言》的清样，约做序。面对大师，不敢为序，只能就“悟性”问题，谈一些感想。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到悟性的重要。有的同志年纪并不大，学历并不高，经验并不丰富，但是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力作；而有的同志虽然具有较高的学历，较长的工作经历，工作也很努力，作风也很深入，却苦于写不出比较令人满意的作品。

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个一直被人们忽视的原因，就是缺乏悟性。平时，我们对党性、原则性、战斗性、群众性、知识性、科学性等各种“性”要求的多，这些“性”无疑都非常重要，可是不大讲悟性，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在探索悟性的奥秘。唐人高骈就在诗中写了他的困惑：“烧汞炼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成仙。”

我想，悟性并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所谓悟性，

是一种善于对事物进行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融会贯通的思考和认识的能力,也是不断地对自己的实践进行总结和升华的结果,是自己的思维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勤于学习,勤于调查研究,勤于实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停留在这一步,还必须思考、消化、总结、升华,做到触类旁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出息、有成就。

高僧如是。佛教故事中有不少关于悟性的例子,其中大家熟悉的有慧能的故事。据说,五祖年高,欲传衣钵,命弟子作偈,考察他们对佛教教义的体会。原来被认为最有学问、最有希望的是大弟子神秀。他作偈曰:“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教染尘埃。”而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僧人慧能作的偈却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大为赞赏,因为慧能对教义的领悟明显比神秀高出一筹,于是把衣钵传给了慧能。

大师亦如是。拜读大师们字字珠玑的睿语珍言,我更感到悟性的重要。可以这么说,凡能成为大师者,皆具备较高的悟性;或者说,只有具备较高的悟性,才能成为大师。

就拿本书所引的资料来说吧,元代的李冶认为“学有三”:“积之多不若取之精,取之精不若得之深。”“积之”、“取之”、“得之”,实际上讲的就是开悟的“三

阶段”。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三句常见的诗词，恰当地概括了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的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回头蓦见”，这就是悟了。

大师们不是就某事而谈某事，而是截取最有特色的角度，用自己的风格，抓住最本质的东西，总结出最规律性的东西，用画龙点睛之笔，讲出了辩证法，对各行各业都有启发。

在开悟的过程中，棒喝、点拨、启发都是非常必要的。本书煮海为盐，从浩瀚的文献中提炼出大师们的睿语珍言，是很有价值的。正如本书引梁启超的一个妙喻：披沙拣金，千万颗沙子里头不知道得着得不着一两粒金子。东一鳞，西一爪，分散着也不显价值，但“合拢起来可以成七宝楼台”！

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编 者 的 话

当今的世界,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社会科学充满生机的世界;当今的中国,是渴求知识、崇尚科学的中国,科技兴国、教育兴国的洪流在中国的大地上奔流激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将投入到这一洪流之中,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类的进步而奋斗。本书编者都曾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长期的科学研究生活使我们有一个共识:科学的进步有赖于科学的普及,而科学普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科学研究方法的传播。一个科学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掌握和应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传播和普及十分薄弱。我们认为,介绍科学家们的成功经验、治学方法,对于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无异于猛虎添双翼;对于广大青少年朋友们陶冶情操,提高修养也大有助益。有鉴于此,我们把自己在二十几年的科学研究和读书生活中积累的许多科学家对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精辟论述,精心选择,汇编成册,以飨读者。

在选入本书的科学家中,外国科学家大多是在科学上有重大建树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如牛顿、巴甫洛夫、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中国科学家大多是在现代有重大科学贡献者和两院院士,如自然科学领域的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社会科学领域的梁启超、郭沫若、范文澜。入选科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几乎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本书的内

容涉及了学习和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社会科学工作的全过程,如怎样读书学习,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等。本书所汇集的各条言论力求相对独立而又简短,以适应当今快速的生活节奏。读者可以在零星时间内信手翻阅几条便可受益。本书的内容依入选科学家的生卒排序,而没有按传统的方法以主题编排。这是因为,有许多时候虽是一条言论却涉及到两个或多个主题。同时,本书以生卒编排可以避免按主题编排可能产生的单调。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汇集了几百位中外科学大师、人文巨匠独到的学习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言论录,一定会使读者受到深刻的启迪,从而在学习和工作中焕发出更大的创造性。

本书的书名是我国科学界前辈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济慈教授生前所题,他的题名对我们编选本书是莫大的鼓励。本书的面世,得到中国城市出版社和各位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1年1月1日

北京

目 录

序

编者的话

正文 (1)

索引 (340)

睿语珍言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1

毛泽东

睿语珍言



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观察演验，二者皆考订之事而异名者。……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与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先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

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培根言：“凡其事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大小，无贵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此佛所谓墙壁瓦砾，皆说无上乘法也。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纪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

学如建大屋然，务先立不可撼之基，客土浮虚，不可任也。摇之穿之，必求实地。有实地乎？事基于此，无实地乎？亦期了然。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

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哲学家、教育家 严复
(1853.01.08—1921.10.27)



学问之成立在信，而学问之进步则在疑。非善疑者，不能得真信也。读古人之书，闻师友之言，必内按诸心，求其所以

睿语珍言



然之故。或不所得，则辗转推求，必逮心知其意，毫无疑义而后已，是之谓真知识。若乃人云亦云，而无独得之见解，则虽博闻复识，犹耳饴耳，无所谓知识也。至若预存成见，凡他人之说，不求其所以然，而一切与之反对，则又怀疑之过，殆不知学问为何物得。盖疑义者，学问之作用，非学问之目的也。

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将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

我们读学者的著作，可以得到两种利益：一是得他的知识；二是得他的方法。从前小说家曾虚构一个故事，说是吕洞宾有点石成金的能事。遇一个人，要点一石为金送他，那人不要，说是要他点石成金的指头。我们得知识得金，得方法是指头，自然是方法更重要了。

我们初学哲学的人，最忌的是先存成见，以为某事某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又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入门的时候，要先知道前人所提出的，已经有哪几个问题？要知道前人的各种解答，还有疑点在哪里？自己应该怎样解答他？

为学之道，博学而后能精，温故而后知新，在科学尤然；而

·著名社会科学家治学谈·

睿语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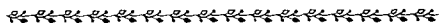


博学温故，莫善于史——此培根偏史之议，所以为西洋科学进步之一大动力也。

思想如传热，无语言以护之，则热度不高；思想如流水，无语言以障之，则水平如故。

教育家 蔡元培

(1868.01.11—1940.03.05)



任何学问，都要展开争辩。只有争辩，才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因为，在争辩当中，对双方都会有启发，有促进。

博学要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创见；否则就是读尽了天下书，也只是书笥，装了些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独有的东西。

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守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么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来之辈；而江水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科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虽是

·著名社会科学家治学谈·

文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 章炳麟

(1869.01.12—1936.06.14)

多学而识,近于枚举法,固不足恃也。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多闻、多见,尚为知之次,则及更有所谓知之上者,此则予一以贯之之说也。

凡办一书，须以全副精力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至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

伦理学家 杨昌济

(1871—1920)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有大功用。须知工厂种类多着呢。一个厂里头还有许多副产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著名社会科学家治学谈·

睿语珍言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

如何可以养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多读:读前人的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资料可以自己试作,与他比较;精妙处不妨高声朗诵;读文章有时讲摇头摆尾,领悟不来。少作:作时谨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无须多贪作;笔记则不厌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时,几个月一次,亦不算少;要谨慎,要郑重,要多改,要翻来复去的看;从组织起,到文采止,有不满意处,就改;或剪裁,或补充;同一种资料,须用种种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后,摆在面前细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章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后还可再改。这种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从至笨来。

如何读历史,才能变死为活,才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经验,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

(一) 鸟瞰式 这种方法在知大概。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摄影,却极其清楚不过。又可以叫做飞机式的读史方法。

(二) 解剖式 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令读者可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这种方法又可以叫做显微镜的读史方法。

睿 语 珍 言



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比如饮龙井茶,茶少水多为薄,叶水相称为厚。

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

至于大学者,不单靠天才,还要靠修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需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使其治学的方法,与治学的兴味都经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成就。

吾侪既以治史为业,宜常保持极冷静的头脑,专务忠实介绍古人思想之真相,而不以丝毫自己之好恶夹杂其间。批评愈少愈妙;必不得已而用,亦仅采引申说明的态度,庶乎有当也。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极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睿语珍言



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浅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读书一事,古人所讲,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八九,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研究,练习搜罗材料,判断真伪,抉择取舍;以十之二三,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谈书,随便谈话。如此做专,极其有益。

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人铢积寸累因知勉行得来。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得其有用者,立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

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学问门类虽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脑,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询问,搜集,养成习惯,可以应用到任何地方。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

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它抄下来,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 and 这个有关系的,又把它抄下来,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到这项资料,便活跃在纸上,不必劳神去找了。

睿语珍言



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

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求之。

满屋散钱请你拿，但没有一根绳子串上他，你便拿不去。会切烧鸭子的人，块块都是肉，不然，便块块都是骨头。这两句话虽然鄙俚，欲是做学问的极好譬喻。孔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兴？”对曰：“然；非兴？”曰：“非也；予以贯之。”我们读前人名著，看见他征引繁富，总以为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性，脑子里常常满贮这许多资料。殊不知脑力之强不强，并不在乎能否记忆，而在乎能否分析。呆板的“多学而识”非惟不可能，抑亦无用。荀子说：“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这便是“一贯”的正解，便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我们对于一个复杂问题，搜集得无数资料，如何才能驾驭这些资料使为我用呢？第一，要提挈出他的特点；注意这件资料和别件资料不同的地方在那里。第二，要善于分类；把所有的资料，察其性质，纵分横分，分为若干组比较研究。第三，要求出相互关系；各种资料中，或有主从的关系，或有姊妹的关系，务要寻出线索贯穿他，不令一件一件的孤立。学者如能常用这三种方法，那么，资料越多越得用。如其不然，会被资料把你弄得头昏哩！

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

·著名社会科学家治学谈·

睿语珍言



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如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他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却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

学者之大患，莫甚于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

1
0

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记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它。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一种学说到眼前，总要虚心研究，放胆批评。但这话说来甚易，做到实难。因为我们学问根柢，本来甚浅，稍有价值的学说到了面前，却会发生魔力，不知不觉就被他束缚起来。

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它“的确是如此”，才

·著名社会科学家治学谈·